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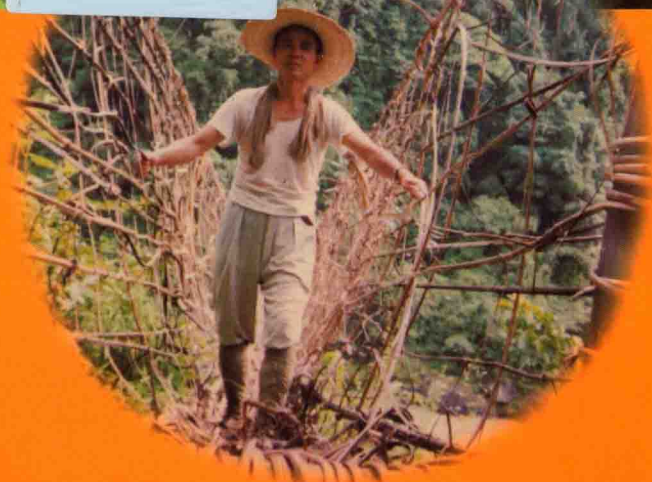
世界 第一 大 峡 谷 人 文 科 考 解 读



深峡淘金



罗洪忠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人文雅鲁藏布



深峡淘金

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科考解读

罗洪忠 著

中国书馆
名章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峡淘金 : 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科考解读 / 罗洪忠
著. — 成都 :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5
(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
ISBN 978-7-5647-1154-2

I. ①深… II. ①罗… III. ①雅鲁藏布江—峡谷—人
文科学—科学考察 IV. ①P942. 700. 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0464号

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深峡淘金

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科考解读

罗洪忠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出 版 人: 郭蜀燕

特约编辑: 张问渔

责任编辑: 罗 雅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封面题字: 凌玉海 (新西兰)

责任校对: 晓 红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34mm 印张 15.75 字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1154-2

定 价: 126.00元 (共三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8003。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总 序	/ 1
沿科考人的足迹见证历史（代序）	/ 4
概 述	/ 6
第一章 走进“阿波尔”	/ 14
第二章 解密原始人部落	/ 48
第三章 亲历原始人生活	/ 84
第四章 在原始丛林里寻觅	/ 115
第五章 拨开珞渝历史迷雾	/ 138
第六章 抢救人类“童年记忆”	/ 169
第七章 开采民间文化宝藏	/ 205
尾 章 一部尚未完结的考察史	/ 237
后 记	/ 242

总 序

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生活着珞巴、门巴两个很有特色的民族，是个难得的颇具特色文化圈。这里过去一直很贫穷，村落发育程度很低，那独特的具有原始特征的珞渝文化，很适合文化人类学家去研究。

早在1825年，一名探险家英军中尉R·威尔科克斯，踏上了我们这片神圣国土。此后的100多年里，英国、印度的探险家与法国的传教士不断前来考察，他们不仅广为搜罗军事所需的地理资料，而且对这一地域众多山地部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所作的考察报告，大量发表及出版在国外的媒体上，并长期左右国际喜马拉雅山地部落研究的学术论坛。英印的殖民主义势力乘虚而入，先后占去中国珞巴族、门巴族、僜人居住的90%以上的土地。作为全国民族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民族研究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一学术领域内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1976年，机会终于盼到了。我和刘芳贤、姚兆麟、张江华、吴从众

等同仁，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米林、墨脱等地，对珞巴族、门巴族聚居区进行了首次考察。当我们的铅印初稿调查报告在学术界传阅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有名望的老一辈民族学家高兴地称，我们终于看到国人的报告了；珞巴族的家长奴隶制正同云南的佤族、凉山的彝族在社会形态上，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早期奴隶制的发展链条；珞巴族的神话故事，又一次打破了国外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系统神话的谬论……

珞渝是一处难得的文化人类学金矿，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文化现象正发生变迁，我们这一批老人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到野外考察已力不从心，可我又很少听到年轻学者深入这个地域搞研究，感到珞渝文化有面临断层的危险。这时，和我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罗洪忠先生，一次次从外地打长途电话向我咨询有关珞渝方面的知识，而且是那样的执著，令我感动，所以我也乐意解答他提出的一个个问题。

罗洪忠作为一名军事记者、纪实文学作家，曾三次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作田野考察，采访曾在那里工作、生活与从事人文研究的地方群众、部队官兵、专家学者达120余人，整理口述资料150余万字，查阅文献资料220余万字，先后到北京、郑州、拉萨、成都等地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经过不间断地同国内知名人文专家学者的学习、交流、钻研，逐步完成从一名军事记者、军旅作家向人文学者的转变。

目前，我正在进行“中华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的编辑工作，当收到罗洪忠的“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丛书（三卷）书稿后，还是抽暇仔细地读了。我认为，该书不仅是罗列大量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而且是在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中，经过核实而完成的。17年间，他先后采访了20余名首批进入墨脱县工作的老十八军战士，目前有的已去世，健在的都年过八旬，或已失忆。在采访中所捕捉到的一些细节，如十八军官兵同一名留下来的清军士兵对话、清军张贴的捉拿波密王布告、巧妙拿到西藏地方政府管理下珞渝的差户名单等，可谓弥足珍贵。

该书首次采用纪实文学笔调多角度展示雅鲁藏布大峡谷历史的田野考察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谓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学术书。我认为在同类书中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该书紧紧抓住了现实生活中

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事象，分别细致描绘了珞巴族和门巴族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宗教信仰，并通过狩猎、农耕、建筑、饮食、服饰、交际、婚丧、伦理、信仰、宗教、文学、娱乐、礼仪等民俗事象，把这两个古老、勤劳、聪慧的少数民族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该书专门记述了研究大峡谷有影响的国内外人文专家、学者的独特经历，探究珞渝文化的一些活动，并介绍了英国、法国、印度等文化学者和我国文化人类学专家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们所作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走在了世界前沿。

三、该书大量鲜见的老照片是又一个亮点。过去到墨脱考察的人不多，留下的文字资料有限，图片资料更是稀缺。但罗洪忠想方设法，搜集了国内外不少珍贵的照片，画面中那独特而又具有原始特征的珞渝文化，为这部图文并茂的人文图书增色不少。

罗洪忠对珞渝雅鲁藏布大峡谷的人文倾注极大热情，在完成这三部书稿后，还将写作雅鲁藏布大峡谷人文探险解读、人文珞巴解读、人文门巴解读等三部书稿。随着“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丛书（三卷）的问世，相信有更多热心雅鲁藏布大峡谷人类文化事业的人会投身到这个领域。

国家出版基金入选项目是国家急需、惠及当代、传之后世的精品力作。该书的出版，无疑是人们研究雅

鲁藏布大峡谷历史、人文、风情等方面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也是旅游爱好者、探险者的必备书。同时，它也将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旅游开发、景区景点的保护，以及珞渝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坚尚

2012年1月20日于北京密云

（李坚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文化人类学家，长期从事珞巴族和门巴族的民族学、人类学以及西藏的现状与发展的研究，个人专著、与人合著、译著达16部，目前担负《中华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编辑工作。曾到美国东西方中心、荷兰皇家科学院等做访问学者）

沿科考人的足迹见证历史

(代序)

将一个人在一个地域的一定时期如实地记载下来，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社会现象的断面及本质，若将一个个人物串联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部较为完整的画面及历史。罗洪忠的长篇纪实人文作品《深峡淘金——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科考解读》，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个特征。这也是他作品能发人深省，又能被许多专家学者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

珞瑜地处西藏的东南部，是中印边界东段最大的一块领土争议区，生活在这里的土著珞巴族和后来才迁徙来的门巴族，在相互融合中创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19世纪初，一些西方的探险家抱着不同目的来到这里，开始探究这里的人文风情，逐步建立了一门独特的新学科，并左右着国际喜马拉雅山地部落文化研究的学术论坛。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冀文正老先生就提出了“珞瑜文化”的概念。中国的地域文化很多，诸如巴蜀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松辽文化、吴

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突然冒出了一个新的文化，让人一下很难接受，有的甚至提出质疑。1994年，罗洪忠以记者特有的敏锐眼光捕捉到了这条新闻，还以“探索珞瑜文化第一人”为题报道了此事，新华社对外发了通稿，《每日电讯》《人民日报》等也刊登了这篇通讯。后来人们慢慢接受了珞瑜文化这个概念，有的专家、学者也开始使用它。

我惊叹罗洪忠看问题的眼光，更感动于他对珞瑜文化的痴迷。他曾经说，要为研究珞瑜文化的中外专家学者立传，让人们从中窥视一些鲜为人知的珞瑜人文史。原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真的动起来，一会儿跑北京，一会儿跑拉萨，一会儿跑成都，为了搜集资料，竟用15年时间去了全国10多个城市。他的行为感动了许多中国珞瑜问题专家学者，都乐意解答他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这也使得他有机会全面审视珞瑜的人文史。

不仅如此，罗洪忠的执著也让人感动。他到珞瑜中方实际控制地区采

风时，既有困在通麦大塌方每天吃一袋方便面的艰难，也有途经泥石流区被飞石砸中的惊险，还有到墨脱县时亲眼目睹了一匹马摔死悬崖的悲壮。正是这一次次亲身经历，使他对中外探索珞渝文化的专家、学者有了更深的感情，也能更好地把握这段历史。

我深知，罗洪忠是以一个优秀记者和人文作家的眼光和良知，为民族为读者辛苦写作，以还原一段真实的珞渝人文史。其作品有悲剧意识而不悲观，有忧患意识而不怨天尤人。他挖掘的中国珞渝地区珞巴族、门巴族中的最优秀部分，可能有一些尘土，也可能被一些“争议”掩埋，但当他拂去尘土，放在读者面前时，会让人们了解中国珞渝文化的分量。

众所周知，30多年前，介绍西方学者对珞渝人文研究的著作还不容易看到。近些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这方面的译著，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大都过于专业化，偏重于学术研究。罗洪忠在《深峡淘金》一书中，就生动地介绍了英国的威尔科克斯、达尔顿、敦巴尔，法国的噶拉克，英籍奥地利人海门道夫，印度的罗伊等专家学者探究珞渝文化的一些活动。

在这本书里，罗洪忠同样也介绍了我国研究珞渝文化的专家学者所作出的贡献，有些方面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此书给读者带来那鲜为人知的珞巴族、门巴族相关知识，也免去了

他们许多翻检之苦。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其有关学术及其专业，那就是专家学者的事了。中国著名珞渝问题专家李坚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原常务书记廖东凡、中国珞渝民间文艺家冀文正看完书稿后，都给予了高度称赞，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带动更多人去研究珞渝文化。

罗洪忠既是一位记者，也是一位纪实人文作家，我看过他写的《触摸太阳的哈达》《峡谷人生》《情系赤道国》等作品，文笔干净流畅，故事形象生动。尽管这本书反映的是研究珞渝文化专家学者的活动和见解，却不失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一读，特为序。

陈立明

2012年1月于陕西咸阳

（陈立明，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西藏自治区学术带头人，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先后10余次赴西藏墨脱、米林等地进行社会和文化考察，长期从事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出版有《走入喜马拉雅丛林》《西藏民俗文化》《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门巴族、珞巴族》等著作）

概述

这是一处令人非常着迷的人间绝域，即中国最美的峡谷、最美的山峰、最美的瀑布，最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若提起珞渝，未必有很多人知道，但提起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巴东瀑布、墨脱县这样的字眼，国人也许并不陌生。毕竟它们都是珞渝的血与肉，这里还是中印边界东段最大的一块领土争议区。

“珞渝”在藏语里意为“南方之地”，藏人称生活在珞渝的人为“珞巴”，即“南方人”。珞渝地域

辽阔，东起察隅，西至门隅，北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南达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在这里生活的珞巴人分属20多个不同的部落。

珞渝山脉呈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逐级下降，至中部下降尤甚。这里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而接近平原地区的海拔仅为300米。其河谷切割，山势陡峻，海拔7787米的南迦巴瓦峰高耸入云，终年白雪皑皑，蔚为壮观。在这块地域，念金岗日、错

云雾缭绕的南迦巴瓦峰（王三军摄）



嘎日等一座座充满奇异神话色彩的山峰，更给这里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珞渝河流多为南北纵贯，两岸陡峻，水流湍急，险滩跌水多。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流经千里后，至墨脱东北端急折向南，一改前端的温驯，犹如脱缰的野马，纵贯珞渝全境，在巴昔卡附近流入印度。其他河流如丹龙河、仰桑河、西巴霞河和锡约尔河亦滩多流急，不宜涉渡。

珞渝位于北纬 $27^{\circ}\sim 30^{\circ}$ 的低纬度地区，属亚热带和准热带气候，常年多雨、温和湿润。这里因海拔高低悬殊、地形复杂、山高谷深，致使气候垂直变化十分明显。夏日当空，高山顶上往往积雪，犹如寒冬，河谷地带却又炎热多雨，实属盛夏。因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民谚。

在民间有这样的传说，称珞渝很像仰卧着的多吉帕姆（金刚亥母）女神的化身。横穿珞渝的雅鲁藏布江是她的肠子，条条溪流是她的血管，满山遍野的草木是她的头发，她的左手在波密县许木乡一带，右手在林芝县的布久乡一带，左脚伸到僮人居住的察隅，右脚插到印度控制的仰桑河，女阴在印占区下珞渝地区，肚脐在仁钦崩寺……

仰桑河位于墨脱南部，从东流向西，最后注入雅鲁藏布江。那里曾是波密土王时期嘎朗央宗（县）宗治所在地，专门管理珞巴族的行政事务，今已被印军占领。据藏族传说，



雅鲁藏布大峡谷激流（税小洁摄）

由于那里是多吉帕姆女神的下身，河水是她的乳汁，水色特别美丽，清澈发蓝，兼带甜味，素有“牛奶河”之称。在这神秘河流的旁边，有一块被称为“甲穷”的巨石，活像一只威武的雄鸡。每当夜色降临，常发出喔喔的啼鸣，使人如临神奇的境地。在这巨石周围的绿林中，鸟儿的鸣唱格外悦耳动听；有时清脆婉转的鸟声，像在呼唤众神，召请神明降临，为远道而来的朝圣者赐福。

这些美妙的传说，吸引着广大藏区的信徒。朝圣者认为，人若有生



冰峰下的峡谷秀水（冯治平摄）

之年到此朝圣一次，可保生前幸福平安，死后灵魂升入天堂。一些虔诚的信徒在朝圣途中，经长途艰辛跋涉而体力耗尽，弥留之际，亦要面对仰桑河的方向，默默祈祷，以了却平生之愿，方才与世长辞。可见，圣地仰桑河维系着众多佛教信徒虔诚的心。

坐落在珞瑜西北方雪峰之中的布拉切波，是该县的另一著名圣地。这些雪峰周围有众多低矮的石山，状如排列有序的犬、马、牛、羊，或跪，或立，或坐，其头均朝向神山，恰似供奉的祭品。在布拉切波雪山下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溶洞，内有暗流，淙淙作响。暗流两岸，全是白色泥土，气味芬芳。据说在这奇异的泥土上，一些朝圣者或许有幸能见到无数仙童的脚印，有的甚至还能听到他们嬉闹

的笑声，但却寻觅不到仙童的影子。当人们遇到这种神秘现象时，就要向河里投掷食物、钱币和装饰物，作为献祭，求神赐福。凡来这里的朝圣者，均要带一些暗流两岸的白泥土回家乡，馈赠亲友，借以避邪消灾。

谈到藏族、珞巴族之间的往来，人们自然不能忘记藏传佛教和一些僧人所作出的贡献。8世纪时，印度僧人莲花生大师曾受藏王赤松德赞的委派，到珞巴人居住的珞瑜地区寻找名山圣地，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白马岗（旧时又称它为“上珞瑜”）弘法加持数月。据传莲花生大师骑着天马周游太空时，发现这里重峦叠嶂，一山比一山高大秀丽，雅鲁藏布江穿流其中，将山水连在一起，很像多吉帕姆（金刚亥母）仰卧的姿势，称这里为



黑脱山道是一条无尽头的路（阿比·列斯）带着孩子行走在山路上，死名于世的黑脱有夫就是这样炼就的（杨小站摄）



佩戴竹木项链的门巴族少女（冀文正摄）

“白隅钦波白马岗”，意即“隐秘的刻画成的莲花圣地”。

著名藏经《甘珠尔》成书于14世纪后半叶，书里记载“佛之净土白马岗，圣地之中最殊胜”，便是最好的印证。传说世上有16个隐藏着的莲花圣地，其中以神山南迦巴瓦峰为中心的白马岗最为诱人。教民们还传说在白马岗转经的神山四周，围绕着串珠般的108个小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这片莲花圣地里，有糌粑山，有牛奶湖，故有“不种庄稼有吃不完的粮食，不养奶牛有喝不完的牛奶”之说，山上布满了千年古树，人可以睡在莲花心里。这里便成了藏民的朝佛圣地。

15世纪中叶，香巴噶举著名喇嘛汤东杰布（1385—1464年）曾到珞渝的马尼岗一带传教，劝说珞巴人信

奉佛教，不吃老鼠肉，不吃青冈子，深受珞巴族群众的爱戴。据《汤东杰布传》记载，珞巴族首领仰慕他的盛名，亦有皈依佛教之心，“为了打开地方之门和调伏荒凉之地”，请他“无论如何到我珞渝之地”，随后汤东杰布应邀在珞渝生活了两年，弘扬佛法，“遂使此地安乐”。

汤东杰布回到藏区后，每年定期派弟子同珞巴人保持联系。在米林县的纳玉山沟，有一座叫扎公乃的小庙，除一些佛像外，还有珞巴族祖先阿巴达尼的塑像，据说就是他从珞渝传教回来后修建的。在汤东杰布到马尼岗传教以后，西藏著名喇嘛罗珠加措也到上珞渝的梅楚卡一带传教，并在那里建立了拉龙、德庆塘、辛巴尔和梅楚卡四个林，设立了白马西布、白马吉岭、谢嘎尔崩曲、普尔布嘎那和德庆塘五个传经中心。

靠近上珞渝的塔布，是西藏各教派最为活跃的一个地方，噶举派中一些有名的人物如耶歇多吉、乳必多吉、滚巴多吉等，也都先后到珞渝朝拜和修持。噶举派的著名僧人藏巴嘉热·益西多吉，还把珞渝境内的札日金刚圣地开创成为全藏性的札日戎哥（朝拜圣地）。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朝拜札日演变成一项全藏性的宗教活动。到了17世纪，格鲁派掌管西藏政教权力后，将每隔12年（猴年）举行一次的转神山活动，改由西藏地方政府统一组织，加强了对珞渝地区的联系。

正是这些美妙的传说，生活在朱隅（今不丹）、门隅的门巴族不远千里，东迁到他们向往的莲花圣地，给珞渝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珞巴、门巴两个民族文化迅速相互交融，彼此改变着对方的习俗、宗教信仰，远比藏族佛教给他们带来的变化更大。如今门巴族主要居住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两岸，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下，到印占区的都登，都生活着东迁来的门巴族。

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的原始封闭，把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打扮得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丰满、貌美、朴实，落后而又土气，珞巴、门巴文化的相互交融，孕育了世界上独特的珞渝文化。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以19世纪的中国国力，要想进入万山阻隔的西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若想进入人迹罕至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考察，那更是遥不可及。

19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完全不了解珞渝的情况，道听途说，仅仅获得了一些不甚确切的信息就进行大肆渲染。正如F·哈密尔顿在1807—1814年编写的《阿萨姆记事》中写道：

“布拉马普特拉河对岸为米里人或达夫拉人，紧挨着迪杭河（雅鲁藏布江下游）那边，居住着叫阿波尔（珞巴族）的人群，再进去是另一个叫提克利亚那加人，两者均极端野蛮，据说他们确是食人的。”

19世纪20年代，一些自称西方的

“文明人”，开始一次次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叩响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神秘门扉。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测量仪，沿着雅鲁藏布大峡谷出口处巴昔卡进入我国珞巴族领地。他们在搜集大量军事、地理情报时，也兼采集一些人文风情，随后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地理现象，雅鲁藏布大峡谷大拐弯以下和墨脱县西巴霞曲以东的广大地区，被阿萨姆人称为的“阿波尔”，几乎涵盖了整个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

事实上，英国殖民者强行霸占缅甸土邦阿萨姆后，探险考察者进入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仍沿袭阿霍姆王朝对中国珞巴族、僜人的某些侮辱性称呼，带来了许多部落和地理名称的混乱。诸如将墨脱县和察隅县丹龙曲两岸的珞巴族义都部落、僜人统称为“米什米人”；将墨脱县雅鲁藏布大峡谷两岸、西巴霞曲以东的巴达姆、民荣、迦龙等10余个珞巴族部落称为“阿波尔人”；将隆子县西巴霞曲以西的珞巴族崩尼、崩如等部落称为“达夫拉人”……

这些部落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和喜马拉雅山南麓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大小支流上，如丹巴曲、锡约姆河等，可英国人将雅鲁藏布江下游称为“迪杭河”，将中国西巴霞曲称为“苏班西里河”，将察隅河称为“洛希特河”等。在中国地图和一些学术文章里，出现由于不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又不去寻找有关的专业地名对

照表，仍沿用英国人称呼的现象，带来了不应有的失误，引起了一些中国地理界有识之士的担忧。

珞瑜生活着我国珞巴族巴昔、巴达姆、民荣、希蒙、博嘎尔、达额木等数十个部落。英国殖民者在这里探险考察时，除搜集大量地理、军事情报外，还对众多山地部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进行全方位考察，在媒体上发表一篇篇考察报告，从而长期左右着国际喜马拉雅山地部落研究的学术论坛。中国人对于珞瑜文化的记述和研究，与西方的欧洲人相比要晚得多。

1962年10月，正当中国学者陶醉于整理出版3年前，在西藏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宝贵资料时，中印边界的隆隆枪炮声惊醒了这些善良学者们的美梦。人们急切地向他们问起被印军非法占领的珞瑜、门隅、下察隅等地区社情、民情和族情以及有关情况时，他们竟茫然不知，更谈不上作出系统科学的回答。

在这之前，珞瑜工作组成员冀文正尽管已在墨脱工作、生活了8年，通晓珞巴、门巴两个山地民族的语言，并对两个民族进行了考察，搜集了大量资料，可他这些资料全都记在了笔记本以及日记里，在报刊上也只零星发表了一些，很难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顿时感到，在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领域内，存在着一项急需填补的

空白：对喜马拉雅山东段的山地各民族，必须着手研究，刻不容缓。根据中国外交部下达的任务，他们特邀中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等，着手开展对中印边界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

首先，他们从国外出版的大量学术专著和期刊中搜集了大量资料，然后计划派一批年轻的学者深入这块遥远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系统地搜集第一手资料，以开创这急需的学术研究领域。然而，在极其荒诞的反右年代，这些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名流，被戴上了一顶顶“右派”帽子，从此他们不仅被赶下课堂、讲台，甚至连人生的政治权利也被剥夺。紧接着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些美好的计划都只能束之高阁。

直到197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的莫俊清、索文清，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杜耀西、胡德平等民族学者，才首次深入西藏错那县勒布门巴族和米林县南伊珞巴族聚居区，对两个喜马拉雅山地民族开展了粗略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调查。原本就居住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米林县南伊珞巴族山地部落秘不示人的部落文化，首次向国人披露。

197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首次派出综合考察队，深入西藏东南的门隅、珞瑜和察隅，对门巴族、珞巴族、僜人的情况作全面系统的考察。

珞瑜云谲波诡，风光万千，不仅

隐藏着无数的自然之谜，而且也是一条弥漫着历史熏风的文化长廊。这里是世界上最高的绿洲，有莽莽的原始林海，云遮雾罩，有金色的油菜花地、绿油油的青稞田，有门巴族、珞巴族风情和独特的大峡谷文化，还有清溪、急流、瀑布、叠水以及古朴的寺庙。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构成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

珞渝以世界之山密集而出名。当人们顺着这些似真似幻的小路，穿行在云岚缭绕逶迤的群山中，有时候只见它在云端深处断了，但转过一个山头，云梯似的小路又像一缕烟，在山那边蜿蜒起伏。珞渝那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历史密码，雅鲁藏布江流淌的古老史诗、民谣和无尽的怪异传说，都深深匿藏于神奇大峡谷山山水

水中。这里较完整保留了先民们遗留下来的古朴民风 and 人类童年时代的奇特习俗，诸如刀耕火种、狩猎生活、生殖器崇拜、人造石锅、以物易物、图腾崇拜、原始巫术等，成为研究文化人类学不可多得的活化石。难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文化人类学家李坚尚考察墨脱珞巴、门巴两族创造的珞渝文化后，激动地告诉同行：

“我从墨脱的一些民俗现象中，看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生活，这里是文化人类学尚待开采的一块处女地。”

探索珞渝，可以说既是诱人的一种自然之旅，也是一种文化之旅。我们看到一群又一群民俗学家坚忍执著、义无反顾地进入了神秘的珞渝大地，以期抢救、破解原始人生存的文化密码。让我们顺着他们的足迹，去感受珞渝文化的无穷魅力吧！

雅鲁藏布大峡谷深处的门巴族小孩（税小洁摄）

